

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多重误识与检析

孙中雅

摘要：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自诞生以来便受到诸种诘难和曲解，线性发展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是主要的几种误读。这些误识根源于机械因果论、还原论、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它们遮蔽历史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质疑历史决定论的真理性。不同于经验主义历史观的时序决定论，马克思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决定论”内涵，运用辩证因果论分析历史要素之间的关系，指出历史发展的“两个决定”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决定论的核心观点。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把辩证法与决定论相结合，进一步阐明了历史发展中“决定性因素”与“各种其他因素”的辩证关系，捍卫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真理性。

关键词：历史决定论；辩证因果论；合力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项目编号：22ZDA022）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3）08-0005-07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为人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根据，但有学者把线性发展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当作历史决定论的固有思想而强加于马克思本人，从而把对线性发展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和否定，变成了对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批判和否定。因此，深入分析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误读，剖析误识内在的方法缺陷，澄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多重误识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它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恩格斯曾说：“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2）}。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自诞生以来，便一直存在着误读和批

判，因此首先要对这些误识进行清理和溯源追溯。

（一）线性发展论

线性发展论（线性发展历史观）把历史进程看成是从一个特定社会形态过渡到下一个特定社会形态的单一线性发展，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公式看作是“铁的必然性”，严格支配着过去、现在、未来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生产方式。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把“五形态说”看作是唯一规律，用线性因果链来理解“生产力决定论”，把人的能动性和自由性排斥在历史规律之外，进而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曲折性。“五形态说”作为线性历史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其依据可以从马克思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找到来源，“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四种社会形态再加上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五种社会形态，这也被看作是“五形态说”的母本。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

发展,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进一步把社会形态的发展归结为父权制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3)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认为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4)“五形态说”被写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不少马哲教科书和理论研究的范本。由此,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生产力决定论”被扭曲误解为机械的因果决定关系,即一种社会形态只能由前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产生,生产关系的变革只能被动地等待生产力变化,每一阶段的生产力只能有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进行匹配。

线性历史发展观因为遵循“铁的必然性”,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历史变革中发挥的作用。例如,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就犯下了这样的认识错误,认为俄国只有不断提高生产力,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才可能使俄国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否则俄国不具备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他拒绝承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普列汉诺夫把生产力看作是“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应该看做是不变量,而使用这个能力的周围的外间条件——看做是经常变动的量”(5),割离了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重要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忽视了人的意向性或能动性,使生产力的内涵变成了单一的衡量物质或技术发展水平的要素,存在绝对客观化的倾向。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批评道:“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6)。“庸俗化”一词表达了列宁对于教条、机械化地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不满。

总之,线性历史发展观把社会历史发展看作是严格的几个阶段图式,“生产力决定论”在阐释社会生产方式的依次更迭的过程中,认为社会形态发展是笔直地前进的,现实的人的活动也被排斥在历史规律之外。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批评,说“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7)。但这种批评没能制止这种错误的历史思维在人们头脑中传播。

(二) 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也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这种思

潮认为全部历史发展是自发形成的自然过程,经济关系发挥着唯一的决定性作用(8),依靠经济必然性的客观发展,社会历史就可以自主完成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过程。

19世纪末,经济决定论是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和以保尔·恩斯特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鼓吹的观点。保尔·巴尔特在1890年出版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并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甚至把经济、经济关系、社会经济运动、经济基础等范畴,都只看作工艺过程和技术层次的规定。巴尔特认为:“经济先于政治,这无论在历史初期和以后都无法证明,不如说,在这两个生活领域之间存在着最密切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决不能说明一个是基础,另一个是上层建筑这种比拟说法是正确的”(9)。恩格斯晚年在书信中对这种曲解进行了批评,说“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10)。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也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肤浅的理解,主张“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11)。青年派代表人物恩斯特在1890年8月9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危险》一文中写道:“人完全像棋子一样受经济关系(而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的摆布”(12)。随后,恩格斯在《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中批判他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形而上学地套用到各种事情上去,“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式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13)。恩格斯面对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再次强调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但是没有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经济关系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起着决定作用。在具体现实中的历史事件,政治、宗教、文化、思想以及习惯传统等因素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影响未来走向,历史是一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 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变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技术变迁决定了社会生产的劳动组织形

6 社会科学动态

式，进而影响了社会发展和变革。技术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也存在技术自主论的观点，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存在着大量关于机器体系、分工、机械工厂的描述，并且分析了工人在参与劳动中不得不服从机器体系，却最终成为了机器技术附属物的现实。“它是一个庞大的自动机，是从一个自行发动的中心发动机获得动力的互相连接的生产机械体系……这些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而不是机器表现为工人的器官）”^{（14）}。此外，恩格斯晚年回顾了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从摩擦起火到蒸汽机的发明，并在回复博尔济乌斯来信时提到，“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5）}。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具有科学技术思想，但并不等于他们认可“唯科学技术论”，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源于社会需要的推动，而不是技术本身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

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也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色彩。他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写道，“技术不仅改变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6）}。考茨基看到俄国农业主要是小农的耕作方式，并没有资本主义大农场和精耕细作的大机器，也没有发达的农业技术，就断定俄国根本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他说：“如果说精耕细作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条件在俄国只有很薄弱的发展，而且还在某些方面由于革命而暂时更为恶化，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在俄国就还根本不存在；后者的条件只有在高度发展的农业技术的情况下、在大企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17）}。在此之后，一些西方学者也坚持认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例如，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姆·肖（William H. Shaw）认为马克思非常重视技术与生产在社会历史变革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梅森（E. Mesthene）也认为马克思存在一种“强硬的技术决定论”，把生产技术作为文化与社会结构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因此，唯物史观被误解为“‘科技决定论’的幽灵困扰着马克思主义”^{（18）}。

二、误识的原因与思想方法缺陷

线性发展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对历史决定论的误读，究其根本是历史思维方法的错误。

与线性发展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相对应的思想方法，分别是机械因果论、还原论和实证主义方法。它们不仅割裂了复杂事物的内部交互作用，也造成了历史发展动力归因的错位，遮蔽了历史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机械因果论方法

机械因果论是把复杂的有机体内部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简化为单线因果决定形式。机械线性因果论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兴起的英国经验主义。欧洲的科学家在进行机械力学实验时，验证物体在不同时刻的运动状态保持着严格的因果确定性，每一瞬间的运动状态是之前任一时刻的运动状态所决定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把机械运动看作是自然界唯一的运动形式，并用机械运动原理来解释因果关系的内容，认为“一切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结果，都在其先行的事物中有其必然性”^{（19）}。机械因果论承认事物之间存在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联系，认为人的意志和抉择也都是有原因的，不能摆脱因果必然性而无阻碍地进行活动。这种极端的机械决定论隐含着怀疑论的倾向，因为人的能动性无法从自然中找到根据。后来，休谟把因经验论导致的怀疑论发挥到了极致，认为因果关系是对象间的接近和接续关系，“一个对象总是在先，一个对象总是在后。对象间的接近关系和接续关系是我们形成因果关系观念的必要前提”^{（20）}。

机械因果论有时也被称为时序决定论，即在时间次序上，原因总是在前，结果总是在后，也就是一种因素在时间上“在先”、“最早”出现，其他因素是其后产生的结果。时序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往往容易陷入现象迷雾中，遮蔽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例如，普列汉诺夫认为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展和起决定作用的唯一因素，那么生产力是时间上最先、最早形成并存在，其他因素都是在生产力之后才产生的，生产关系是被动地等待生产力变革的。这种时序决定论的思想方法使普列汉诺夫错误地认为在物质力量没有形成之前，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意义的，无产阶级无法自己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必然会导致错失社会变革的历史机遇。

（二）还原论方法

经济决定论观点通过割裂社会结构及其构成要素的有机联系，用诉诸“还原论”的思维方法来理解历史发展动因。还原论是指将形形色色的事物还

原到最初的本源、始基或本质的思维方式，即从当下存在的具体事物出发，逐级追索到最终的动因、最内在的本质、最基本的构成成分。从现象到本源，从整体到基本成分，把事物逐渐简化为最简单的要素构成。1951年，蒯因(W. V. Quine)把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称为还原论。在哲学史中，除怀疑论和相对主义之外，还原论的思维模式常常作为哲学本体论的设定并加以论证。

经济决定论把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归结为“经济”这一简单要素。这是还原论思维的典型体现。马克思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只是认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因素，而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把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全部都归结为经济因素，政治、科学、宗教、文化等因素的作用是无法用经济因素还原或代替的。非经济因素在某种情况下对历史演进也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因此，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并不是以“还原论”的思维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

(三) 实证主义方法

技术决定论观点是“唯科学主义”的直观体现，本质上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思维方式。实证主义就是主张从经验事实出发来认识事物，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从而充分地解释乃至预测现实世界。“实证主义精神预先假定了对现象的一种决定论的解释，但不是相信存在着形而上学‘原因’的意义上，而是在寻求确定支配每一种观察到的现象的普遍法则的意义上。”⁽²¹⁾ 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原子论、怀疑论等哲学著述。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活动在现实生产中的运用愈发密切，“实证主义”一词第一次被奥古斯特·孔德提出，并沿用至今。孔德确立了实证主义与实证科学的联系，经验性、有用性、科学性与反形而上学是实证主义的特点。他也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哲学的功能在于建立各种科学实证的总和，科学是用来帮助人类控制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环境的一种工具。因此，孔德把科学事实解释为社会事实，并把社会学作为普遍科学的历史相对论。此后，伦理学、进化论理论发展进一步说明了实证主义思想在某些方面的影响。

用实证主义思维来把握历史规律时便容易陷入“技术工具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推崇科学，认为技术活动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自然

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²²⁾ 技术主义者通过运用实验模型、数量计算以及相应的科学知识来客观衡量发展趋势，把工具、技术、指标、机器、工艺的发展和使用情况作为最直接的观察对象。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确实存在着关于科学技术思想的论述，如“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²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²⁴⁾，但马克思始终把对技术的考察与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技术发展不仅是物质产物，更根本的是浸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²⁵⁾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与劳动、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的矛盾正是通过技术进步现象呈现出来的。

三、辩证历史决定论的内涵逻辑

从围绕历史决定论的争论来看，许多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有过辩护或批驳，如科恩从功能学的视角为生产力决定论的正确性进行辩护，而S·H·里格比、艾伦·伍德、布伦纳等人则采用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存在局限性。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确可以称之为“生产力决定论者”，但这需要对“决定”一词的涵义进行重点阐明，不然就会产生对历史决定论的重构和辩护，不同含义的决定论混杂缠绕，也会为澄清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内涵造成许多棘手问题。因此，通过厘清“决定论”中“决定”一词的内涵，指出英国经验主义的时序决定论与黑格尔思辨哲学决定论具有本质区别。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是辩证因果决定论，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历史方法。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把辩证法与决定论相结合，深化了历史决定论的真正内涵。

(一) “决定论”内涵的厘清

决定论(因果观念)思想是在哲学家们认识现实生活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任何事件的发生

必定是有原因的，从而引起一定的后果，人们通过把握必然性的因果关系预见未来、避免危害。在哲学观念中，决定论是指现实世界中存在着普遍的、必然的因果联系，任何事物、现象、事件都有一定的规律，都被一定的原因所决定。在逻辑学中，因果关系包含单线因果、单向因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互为因果、偶然因果等因果形式。因此，承认决定论就是承认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在西方哲学史上，英国经验主义“决定论”与德国思辨哲学“决定论”的内涵存在一定差别。英文词“决定”为“Determine”，而“Determine”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具有“设定界限”的拉丁文“terminare”。⁽²⁶⁾英国经验主义决定论（Determine）思想是以培根为代表的哲学家建立的，他们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自然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或形式。在机械力学中（牛顿力学），物体被抽象为质量、速度和位置的“质点”，物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被抽象为单一的“力”，把物体机械运动看成是不同时刻下的运动状态。这种机械运动的原理作为因果关系的内容，体现为时间上先有原因，后有结果的时间秩序。此后，拉普拉斯将经验主义决定论发展到极致⁽²⁷⁾。他认为应当把宇宙的现在状态看作是它先前状态的效果，宇宙中的一切物体运动都纳入到同一公式中。⁽²⁸⁾不同于英国经验主义决定论强调时间次序，德国思辨哲学决定论则强调逻辑上的主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决定”的德语主要用到 bestimmen, beschließen, entschließen, entscheiden, 这些语意中具有自由意志的含义。黑格尔认为必然性是事物的实体借助于条件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过程，并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体现出自身的同一性。因果关系就是一种必然的、自身同一的关系，因果关系运动就是实体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过程。“因果两者具有同一的内容，而因与果的区别主要只是设定与被设定的区别……原因不仅是一个他物的原因，而且又是它自己本身的原因；同时，效果不仅是一个他物的效果，而且又是它自己本身的效果”⁽²⁹⁾。此外，黑格尔也反对把因果关系看作是必然性的全部内容，因果关系只是必然性的一个侧面，因果关系是不断往返于自身的运动，原因和结果相互规定、互相过渡。因与果两个环节不断变换，并不是一条线性的递进过程。

在厘清决定论内涵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含义才能得到更准确的理解。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中“决定”的内涵不是经验主义决定论，而是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决定论”内涵。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并概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³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表述并不是指时间先后次序上的决定。如果认为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总是滞后于生产力，只能作为生产力变化的反应的话，就会落入生产力总是先于生产关系出现变革的“发生学”命题陷阱。

（二）辩证因果律与历史决定论

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和内在规律，并概括为“两个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对历史规律中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本质上的逻辑表述。⁽³¹⁾因果规律是决定论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性根据之所在。

社会历史发展是复杂的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辩证因果论强调因果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极为复杂，也可以导致多种演化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从现实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作为出发点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既不是从主观的历史目的，也不是从主观意志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历史演化规律，因为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只能是人类自身的历史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曾指出，“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³²⁾。此外，辩证的历史决定论观点认为在人的主体性维度上，应强调物质生产

活动本身所体现的人的自主性和超越性，“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些的个人独立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³³⁾。因此，辩证的历史决定论是包含着主体选择性的历史，并且是以必然性为前提的历史。

辩证的历史决定论把历史和逻辑看成是动态统一的，历史演进不是机械地等待生产力达到了一个范围，社会历史就自然地发生了转变；而应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具有了选择的空间和余地，可以发挥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但是这种选择也要照顾到各种现实条件。也就是说，社会实践的每一个新历史阶段都为人们的历史发展打开了一个选择性的空间，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生活总体上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质变趋势，另一方面这种社会质变也要通过人的自主选择实现。如果人的现实活动选择是正确的，就能够实现社会历史进步，如果大部分人们在现实活动中的选择不正确，就会出现挫折或迂回。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体现着必然性的决定作用与现实中的主体性之间的深刻矛盾，社会发展的演化过程以及多种趋向并不会自发地符合人们的目标，所以人们需要把自己的“理性”嵌入到社会演化的客观历史进程中。此外，在社会转折的可能性空间中，人们能否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性”，还取决于人们是否把握住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历史条件和机遇。

（三）历史合力论：辩证法与决定论的结合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逻辑层面上阐释了历史演进的规律，“两个决定”是历史发展脉络的核心观点。恩格斯晚年时期，对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有了更多限定和反思，把辩证法与决定论相结合提出“历史合力论”，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深意。

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理论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具有多种要素，多重结构，多个层面相互结合、相互作用、耦合互动的复杂系统，其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³⁴⁾，“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³⁵⁾。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经济因素并不像“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可以显而易见地在复杂的现象中凸显出来，而是“经济运

动……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³⁶⁾，因此，在历史现象中，经济因素往往会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被中介化或被遮蔽起来，甚至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³⁷⁾反映出来。

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其他因素，政治、文化、宗教等也会影响历史斗争，但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³⁸⁾。这就表明恩格斯认为各种要素的力量并不是平衡的，这是因为现实情况和特殊的生活条件形成的，由此提出“合力论”来说明历史运动的结果。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产生“许多单个意志”，“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³⁹⁾，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性就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⁴⁰⁾。历史运动中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是本质性力量，这种影响力是在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构中得以呈现的。同时，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因素不排斥对决定性因素——经济因素——产生反作用，即“第二性”作用，甚至这些因素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的发展。因此，合力论强调在具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空间中，对于具体历史事件有哪些因素参与决定，其决定影响力的大小，都需要根据现实的、具体的条件来进行分析，同时对比各种因素的力量，才能正确找到历史的出路和发展方向。

四、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⁴¹⁾。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来把握历史运动规律，从而避免“历史目的论”“历史宿命论”“非历史决定论”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蕴含着辩证因果论的历史思维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历史思维，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多次强调从历史长过程和历史大视野、从时间和空间大视角来审视我国发展。⁽⁴²⁾要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就要“想问题、做决策要有历史

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43),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辨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抵御各种历史曲解和谬论,重视历史学习、总结历史经验、运用历史规律、站在历史高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类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4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决定”规律的辩证运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只有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深切体悟科学历史思维,才能在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与推进中避免陷入经济主义、技术主义倾向。只有在科学的历史思维指导下,我们才能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有效应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出现的新问题,从而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好、维护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注释: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
- (2)(3)《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286—287页。
- (4)《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 (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82页。
- (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 (7)(24)(33)(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4、602、575、516页。
- (8)沈江平:《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评判》,《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 (9)[苏]丽·格·戈尔什科娃:《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孙魁译,刘功勋、王治平校,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 (10)(11)(5)(2)(3)(5)(6)(7)(8)(9)(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0、591、668、43、591、591-592、597、597、601、592、592页。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2页。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7-98页。
-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5页。
- (16)(17)[奥]卡尔·考茨基:《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384页。
- (18)William H. Shaw, *The Handmill Gives You the Feudal Lord: Marx'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History and Theory*, 1979, p.155.
- (19)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欧洲哲学通史》(上),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页。
- (20)(28)陈晏清、阎孟伟:《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3页。
- (21)[波]莱泽克·科拉斯夫斯基:《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的思想史》,张彤译,魏志军校,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 (22)[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62页。
- (23)(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91页。
-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 (26)[英]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64页。
- (27)拉普拉斯认为如果知道某时刻宇宙中全部作用力以及能够准确定位所有事物当时的位置,就可以凭借一个公式掌握世界中所有物体的运动。17世纪以来,牛顿等自然科学家采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自然客体的规律性,以数学方法取代直观与思辨方法来探索世界,用观察、实验来探寻自然规律。后来这种思维范式被称为“牛顿—拉普拉斯决定论”,主要用于描述个体事物,特别是描述只具有单一因果关系的事物,或者描述那些可以把复杂的因果关系忽略,只选择其中一种因果关系进行考察的事物。
- (29)[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19页。
- (31)单继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 (42)《求是》杂志评论员:《旗帜鲜明坚持和运用正确党史观》,《求是》2021年第07期。
- (43)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 (4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4页。

作者简介:孙巾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 木易)